



解開一千二百餘年來

玄奘大師靈骨播遷之謎

李稼川

玄奘大師於唐高宗李治麟德元年（六六四）二月五日夜在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玉華宮圓寂後，一千三百餘年來，其遺骨南北顛沛，東西流離，播遷中外。這一漫長過程，古人的記載和今人的敘述，有的僅及片斷，有的語焉不詳，有的以訛傳訛，有的相互矛盾。筆者有感於此，乃不揣淺陋，八方奔波，查閱浩如烟海的史料，作此考證。

據唐中葉釋慧立本，釋彥棕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記載：高宗李治驚聞玄奘大師圓寂的噩耗後，「哀慟傷感，爲之罷朝」。同年四月十四日，玄奘大師遺骨安葬於陝西藍田瀾、二水之間的白鹿原。五年之後，即總章二年（六六九），李治以原葬地「密邇（音₉，近）京郊，夢中多見，時傷聖慮」爲由，下令將玄奘大師遷至樊川（在今陝西省長安縣南，爲一水名），安葬於興教寺墓塔內。現興教寺內尚保存着唐文宗李昂開成四年（八三九）所鐫刻的「大遍覺法師玄奘塔銘」古碑，記述此事甚詳。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第六期「海潮音」刊載了塵空法師的大作「禮首都三藏塔記」（首都指南京），文云：「迨僖宗廣明元年（八八〇），黃巢據長安，毀（興教）寺發（玄奘）塔，靈骨播遷於終南山紫閣寺五重塔奉養。」爲保護玄奘大師靈

骨立下殊勳的北平著名人士白隆平先生（此人事跡後文將述及）亦持同一看法，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三月，他在所撰「唐三藏法師玄奘靈骨隱顯轉移之跡」一文中說：「唐僖宗廣明間（八八〇年），黃巢陷長安，興教寺塔見發，靈骨暴露。及巢既平，有善知者遷安於終南山紫閣寺。」可見，黃巢佔據長安期間，玄奘大師靈骨雖已播遷，但尚在西安附近。

對比之下，台灣方舟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中國佛學人名辭典」（比丘明復編）「玄奘」條云：「黃巢亂起，或奉其靈骨至南京立塔。」顯係訛誤。

實際上，直到北宋初年，玄奘大師靈骨始由終南山移奉至金陵（今南京）天禧寺。宋代安葬玄奘大師靈骨之石函刻文云：「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早因黃巢發塔，今長干（寺）演化大師可政，於長安傳得，於此葬之。天聖丁卯（一〇二七年）二月五日，同緣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慶，弟子丁洪審、弟子劉文進、弟子張靄。」（注：天禧寺北宋初年名長干寺，元代名慈恩旌忠寺，明清名大報恩寺）。

將靈骨石函刻文與歷代史籍相對照，可以互相印證。如南宋理宗趙昀景定年間（一二六〇——一二六四）所修之「建康志」卷四六云：「白塔（即三藏塔）在（天禧）寺東，即葬唐三藏

大遍覺玄奘大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九八八）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又如元末惠宗至正年間（一三四一——一三六八），張鉉編纂的『金陵新志』亦云：「白塔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遍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再如明末神宗萬歷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一九），所修之『金陵梵剎志』則云：「石塔唐時建在寺內左，宋天禧寺僧可政往陝西紫閣寺得唐三藏頂骨，歸塔於此。」明代江寧人顧起元曾懷疑該三藏塔為鳩摩羅什塔，後查志書，方釋然。他在『客座贅語』卷二一書中說：「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階有小塔，云是玄奘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寺），以何因緣，復過江表？乃考晉隆安中（三九七——四〇一年），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尊為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並入（大）報恩（寺）。疑此是三藏舊塔院，或誤傳唐之玄奘耳。頃檢『金陵新志』……於是始灼然（明白），知為唐之三藏。」

但靈骨石函刻文，也有與史籍記載不相一致的地方，那就是玄奘大師靈骨由長安移奉金陵的具體時間。石函刻文說是天聖丁卯，即宋仁宗趙禎天聖五年；而『建康志』、『金陵新志』則均確指為宋太宗趙光義端拱元年；兩者相差三十九年。對此該如何解釋？日本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谷田閱次教授在『癸未春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冊』（癸未即一九四三年）中說：「蓋可政既携頂骨至天禧寺，自先安置於別處，至天聖方安葬地。刻文所示天聖五年二月五日之埋骨之時，決非出於偶然，當係按照玄奘入寂月日而精選之祥月命日也。」筆者贊同此說。有些文章認為玄奘大師靈骨南遷為天聖年間，係沿襲石函刻文，而未詳究刻文與史籍記載有異所致。

玄奘大師靈骨南遷之後，在金陵又遷葬過兩次。第一次是元

文宗至順三年（一三三二），天禧寺住持釋廣演發塔重建。這次重葬玄奘大師靈骨的銀質小箱上的銘文記載：「大元至順三年壬申四月吉日天禧（寺）住持弘教大師（廣）演吉祥置。第二次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天禧寺住持釋守仁等人將玄奘大師靈骨從寺內東崗遷至南崗。此次遷葬之石函刻文云：「（玄）奘法師頂骨塔，初在天禧寺之東崗。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薩戒弟子黃福燈、□□□□普寶遷於寺之南崗三塔之上。是歲丙寅冬十月，傳教比丘守仁謹志。」

然而，塵空法師在『禮首都三藏塔記』一文却說：「至明洪武十九年，報恩寺成，……（玄奘法師頂骨）遷於報恩寺，深藏厚葬，名曰三藏塔。」據考，南京大報恩寺明初毀於火災，明成祖朱棣永樂十年（一四二二），始動工重建，宣德六年（一四三二）竣工，首尾達十九年之久。竣工之日，距洪武十九年已有四十六個春秋矣，可見塵空法師之誤。

自洪武十九年遷葬之後，至清文宗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初，玄奘大師靈骨四百七十年間一直未再移動，史籍中有關這方面的記載頗多。如清雍正年間（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出版的『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陳夢雷、蔣廷錫等人編纂）記述：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居士沈豹募資修葺大報恩寺內大殿，規模宏麗，「黃國琦有記：左為禪堂，有三藏殿，唐三藏法師石塔在焉。」又如清中葉凌大德所繪『大報恩寺全圖』，也在寺內東院禪堂正殿後面的小山上，繪着一座小塔，注明三藏塔字樣。

那麼，南京三藏塔究竟毀於何時？當今學術界普遍認為毀於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塵空法師在『禮首都三藏塔記』中說：「清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洪秀全佔據金陵，寺毀塔圯，於是玄奘三藏靈骨埋沒地下，無人知矣。」白隆平先生也在『唐三藏法師玄

奘靈骨隱顯轉移之跡」中說：「清代咸豐初年，太平軍據金陵，毀一切佛寺，大報恩寺並三藏塔俱被毀滅無跡，及亂平，雨花台畔只有數椽三藏殿作寺，而三藏塔何在？則無人知之矣。」張惠衣先生所撰「金陵大報恩寺塔志」（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民國二十六年八月版）亦云：「當時國外的一些書籍在敘述大報恩寺的毀圮時，也明確指出是毀於「粵匪之亂」、「洪楊之役」。

上述文章，對南京三藏塔毀圮的具體時間，有的係誤指，如「咸豐四年」、「咸豐初年」；有的則比較正確，如「洪楊之役」。

考三藏塔毀於「天京事變」（一八五六年下半年）太平天國北王韋昌輝之手。當時屬於韋昌輝一派的燕王秦日綱手下，有一位英國人，名叫肯能，是大報恩寺毀圮的目擊者。他在所撰「太平天國東王北王內訌詳記」一文中說：「先是翼王（石達開）既回軍以肅清君側，即要求殺北王及其黨羽。最初，其要求未蒙答應，韋昌輝猶欲負嵎頑抗。他深恐翼王憑借報恩寺古塔以作攻城之堡壘，先下令毀之。」這樣，大報恩寺塔和三藏塔均被毀掉，奘奘大師靈骨亦不知去向。

十年後，即清穆宗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洋務派領袖李鴻章將蘇州炮局遷到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遂奄有舊三藏塔基之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金陵機器局被日軍改為機械製造廠。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中旬，駐廠日軍高森隆介部準備在雨台建造稻荷神社。在平整土地，切除丘陵凸出部份時，從切開約三十厘米的斷面內，露出若干整齊之石材，於是工程暫告中斷。後經專家發掘確定，證實係奘奘大師靈骨石函。

同月下旬，當時在北平的白隆平先生得知此事，並風聞日軍

欲將奘奘大師靈骨移奉其國。他痛感「假使果如日人之願，悉舉以往日本，則中國遂失奘師之靈骨矣。」於是巧妙倡議：「願為四眾分請靈骨，在北平為之建塔，以弘揚聖教。」（見「唐三藏法師奘靈骨隱顯轉移之跡」）幾經波折，他終於如願，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偕同山西五台山廣濟茅蓬住持壽治法師前往南京，受分靈骨三枚，每枚大如指許。然後，兩人又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飛返北平，將靈骨供奉於宣武門外法源寺大遍覺堂內（「中國宗教名勝」第六十四頁）。

當時的新聞媒介最早披露日軍掘得奘奘大師靈骨石函的，當推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日的「民國日報」，其首版標題為：「中華門外發現古代石棺，考證為唐三藏遺骨，文管會博物館正在詳細研究中。」（注：文管會指文物保管會，係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下屬機構）接着，二月十一日的「中報」亦報道：「本京出土唐奘法師遺骨，文管會不日接收，並擬設計重修石塔。」二月二十日，「民國日報」再次詳細報道說：「本京中華門外報恩寺舊址（前金陵機器局），因友軍（指日軍）建造神社，在原三藏殿後，發掘出唐代三藏法師遺骨，及附屬埋葬之石函、銅函、玉器、金質造像、古錢等物，並在石函及銅銀匣上，發現宋、元、明三朝改葬文字，由文物保管會研究員谷田閱次，幹事顧天錫考證，確係由長安終南山紫閣寺遷葬金陵之奘奘頂骨。」

此時，日軍在太平洋上的作戰越來越不利，在整個亞澳戰場上的兵力越來越不足，為了抽出中國戰場上的軍隊，加強對付南太平洋美國軍隊的力量，決定對華採取新的懷柔政策，以減少它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惡感。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中華門外發掘現場，隆重舉行了奘奘大師靈骨移交奉迎典禮。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將留在南京的靈骨移交給汪偽「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褚民誼接收。嗣後，南京各界組織了「重建三藏靈骨 籌備委員

會」，進行集資擇址，重建新塔之工作。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新塔在南京玄武山顛落成，內置藏有玄奘大師靈骨的墨石函。石函正面鐫刻着「玄奘法師靈骨塔」七字，背面畧述建塔經過，其文云：「玄奘法師頂骨，於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發現於中華門外大報恩寺三藏塔地基。翌年籌建新塔於此玄武山。三十三年雙十節塔成，恭迎法師靈骨入塔奉養，以垂永久。」該塔至今尚存。

然而，明復法師所編「中國佛學人名辭典」却說：「太平天國間，（南京三藏）塔圯。迨至亂平，湮沒無人得識。抗戰之役，日本人入南京，「修路」掘地得之，「移奉其國」。後以其中一部歸還，奉安於台灣日月潭玄光寺中。」這段引文中，凡筆者加注着重號的部份，顯然與史實不符。日軍是在雨花台建造稻荷神社，而不是「修路」；日本人也並未將掘得的玄奘大師靈骨全部「移奉其國」。

現在回過頭來再說，供奉於北平法源寺大遍覺堂內的三枚靈骨，它們均在以後的歲月裏陸續移往別處。第一枚後來埋藏於北平北海北岸九龍壁新塔地下。據說該塔落成合尖時恰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日本裕仁皇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勝利結束。第二枚後為天津四象弟子請去，供奉於天緯路大悲院，一九五六年又轉贈給印度那爛陀寺。第三枚由白隆平先生於一九四九年三月攜帶回故鄉四川，供奉於成都南郊十華里的近慈寺。一九五三年後，這枚靈骨又由近慈寺移奉至成都東門大慈寺供養（因大慈寺傳為玄奘法師出家之地）。一九五八年修築東風路，大慈寺被拆除近半，靈骨又被移奉至北門文殊院。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事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粗暴踐踏，各級佛教協會均被迫停止活動，寺廟被封閉，經像法器橫遭破壞，佛教徒被當作「專政對象」，大量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文殊院方

丈寬霖法師，恐靈骨於亂中失落，特地把盛放靈骨的玉匣纏裹腰間，朝夕不離，隨身藏護了好幾個月。現在，這枚靈骨仍完好地保存於文殊院藏經樓內，筆者曾多次見到。

然而，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四川日報」周末版所刊登的「唐僧的頭頂骨」一文，（署名「一世」），却說：「它（玄奘大師頂骨）是一九四二年在南京中華門外的石函內發現的。解放後，將頂骨分作三份：一份留存在發掘地的南京博物館；一份送往唐僧「西天」取經出發地西安；還有一份便送到了唐僧正式受戒出家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旅川良友」（王可甫、吉辛二先生編著）亦有類似的說法。這種「合理的想象」，顯然與事實相悖。

至於塵空法師聽說玄奘大師靈骨分為多份，山西五台山、廣州六榕寺、汪偽博物館亦有靈骨（見「禮首都三藏塔記」），恐係傳聞。

北京西四阜成門內廣濟寺舍利閣供養的玄奘大師頂骨，其由來因筆者檢索史料不周，尚存闕疑。

玄奘大師靈骨，還有一部份流落到日本。其中之一於一九五五年由日本送往台灣，供奉在新竹縣獅頭山開善寺，繼又移奉於日月潭玄光寺，最後安置於新落成的玄奘寺內。還有一份於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中日兩國佛教徒在陝西省長安縣興教寺共同舉行儀式，紀念玄奘大師圓寂一千三百二十周年。在儀式上，以高田好胤（音 Yō）長老為團長的日本奈良藥師寺友好訪華團將其移交給興教寺方丈常明法師，重新供奉在玄奘塔內。

綜上所述，玄奘大師靈骨屢經播遷，在西安、南京多次遷葬，且移奉於北京、天津、成都、台灣以及日本、印度等地。其播遷綫索清楚，有史為證。而傳聞及部份文字記載有誤，應予澄清。